

NO. 07

匪我思存
著

FEI WOSI CUN WORKS

CARRIER
OF SECRET

香
寒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匪我思存

FEIWO SICHUN
WORKS

07

CARRIER OF
SECRET

香寒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寒/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
2011. 7 (2008. 1初版)

ISBN 978-7-80228-515-6

I. 香... II. 匪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76364号

香 寒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 喜 小 歪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130千 印张: 6.5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2版 2011年7月北京第8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515-6

定 价: 23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0892

很多时候，我们离天堂的幸福其实只有寸步之遥。
而我曾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。

楔子

黄昏时分，雨终于下了起来。

窗子开了半扇，雨滴坠过窗前时，在灯光的折射下，晶莹一闪……只一闪，就飞快地坠落地面了；然后，又是一滴……今天从早上开始，天气就一直暗沉沉的没半分好颜色，现在室内更是暗得不得不开灯，尽管才下午六点多钟。

暮春里这样的天气，令人感到微微的凉，就仿佛那雨是下在心里一样，让人感到意兴阑珊。

美晴显然刚泡了一壶新茶，袅袅的茶香令我深深吸了口气：“你可真会享福，大雨天里藏在这里喝龙井。”

美晴笑了一笑：“哦，杜大律师怎么知道我喝的是龙井？”

我耸了耸鼻子：“这样的茶香，除了上好的明前龙井，还能是别的不成？”

美晴提起小炉上的水壶，替我也泡上一盏，我不由得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要将那馥郁的茶香全都吸进体内一样。

美晴问我：“你平常不是忙得不得了，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？”

诚然，我与她是在三年前的旅行中认识的，一见如故。可是因为工作忙，我们除了偶尔相聚吃顿饭什么的，平时我很少来看望这位朋友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讲给你听。”

暮寒春迟，这样的时日听故事再适宜不过。美晴微笑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这个故事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完的，就着这好茶，我慢慢地讲给你听。”

窗外的雨正打在法国梧桐叶上，发出瑟瑟的微声。我略略沉吟一下，开始讲述那个故事。

“我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年之前，故事是真实的，讲的时候我会隐去真的人物姓名。”我品了一口香茗，悠悠地接着说，

“十年之前，在某个城市有场轰动一时的婚礼，故事就是从那里开始的。”

昨夜星辰昨夜风

【一】

钻戒缓缓地落下指节，随着牧师“礼成”的宣布，教堂里彩屑、纸带、鲜花满天地飞扬起来，像是一场彩色的雨。新娘扔出手中的花束，欢呼声随着花束的弧迹飞扬，拍照的镁光灯此起彼伏。

新人刚刚走出教堂，一群记者就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：

“官小姐，你觉得今天你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吗？”

“官小姐，成为言夫人后，你是否会进入常欣企业工作？”

“官小姐，传说你与言少梓从相识相恋到决定结婚，一共只有三个月时间，你不觉得仓促吗？”

.....

正吵得沸反盈天的时候，旁边有人落落大方地招呼：“各位记者，有任何问题请不要围住新人，我可以为大家解答。”话音刚落，记者们一下子就转移目标，围了上去。

而两位新人则赶紧上车离开。车子驶动后，官洛衣才松了口气：“幸好有姐姐在。”

言少梓本来有些出神，听到她说话才问：“你累不累？等会儿酒店里还有大阵仗，晚上又有酒会。”

官洛衣俏皮地答：“累也不能中场逃走呀。”

言少梓笑了一笑，怜惜地说：“你若累了可以靠着我歇一歇。”

官洛衣摇摇头：“不了，免得弄坏发型和化妆。”她回头看了一眼，“怎么还没看到姐姐的车子跟上来？”

言少梓答：“不用担心，她很擅长处理那种场面。那帮记者拿她没有法子的。”

官洛衣想到姐姐那舌灿莲花的本事，也禁不住灿然一笑：“是了，姐姐对付记者绰绰有余。”

到了酒店，官洛衣换上礼服，出来宴客厅里，果然看到自己的姐姐洛美已经到了，正和言少梓的叔叔言正英在那里谈话。官洛衣走过去，正听到言正英在问：“记者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？”

官洛美答：“已经有专人招待，应该不会再有问题。”一转身，看到了官洛衣，问道，“累不累，你怎么不待在休息室呢？今天你结婚，还这样随意走动。”

洛衣说：“我不累，倒是害你一直忙到现在。”

官洛美笑了一笑：“于公于私，今天我都应该忙的。倒是你，嫁了个工作狂，以后有得你受。”

官洛衣问：“真的吗？”脸上不免显出担心的表情来。

洛美见了，不由笑着说：“当然是骗你……”

洛衣笑起来，见离开席的时间已近，便回休息室去补妆了。

洛美在去酒店操作间查看后出来，遇上同事陈西兰，她也是负责婚礼事宜的人员之一。陈西兰对洛美说：“老板在找你。”

“找我？”洛美有些诧异，“他找我有什么事情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他在私用休息室里，大概是临时有什么状况吧。”

洛美走到休息室，室中静悄悄的，言少梓独自在窗前吸烟，休息室里没有开吊灯，只有壁灯幽幽的光线，暗黄泛起橙红的光晕，朦胧里勾勒出他颀长的身影。她突然觉得有些微的乏力，或许是太累了缘故。这样的场面，稍稍的懈怠她都不敢有，人一直如绷紧的弦，到了此刻，早已经疲惫。

她强打精神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他只有心烦时才会吸烟。

他转过身来，眉头微微蹙着，眉宇间微有一丝倦怠，语气里也满是低落：“没什么事！”他说，“我只是突然想见见你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今天可是你结婚的日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轻轻叹了口气，脸隐在灯影暗处，声音也是低低的，“我只是突然想见见你。”

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她走过去，下意识伸手去试他额头的温

度。筹备婚礼这阵子以来，他总是忙，莫不是累病了？

他伸手抓住那只手：“洛美。”

洛美像触电一样极快地抽回了手：“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大喜的日子，颠三倒四的。是不是这几天准备婚礼累着了？”

言少梓摇了摇头，他的脸是侧着的，光的影在他脸上划出一半明暗来，她看不清他的眼睛，只听他说：“我很爱洛衣。”

洛美说：“我知道，你告诉过我，所以我才答应让洛衣嫁给你。”

他似乎是笑了：“你实在是很疼你妹妹。”

洛美也笑了：“所以你要当心一点，不要像以前那样放浪形骸，否则我会告诉洛衣。”

言少梓的心情似乎轻松了些，笑着答：“我早知道，让你这种人做妻姐是个错误。”

洛美也笑了：“让你成为我的妹夫，也是个错误。”

他转过脸来，那灯光正照在他脸上，唇边含着笑意：“那你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洛美想了一想，说：“不知道。本来我不打算嫁人，但今天看到洛衣这么幸福，我也有点动心了。”

言少梓问：“那你有合适的对象吗？”

洛美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她看了看表，“还有五分钟开席，你得出去了。”

言少梓拿起外衣穿上，走到门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立住脚

说：“永平南路的公寓我转到你名下去了。”

洛美怔了一怔，并未答话，言少梓已走出去了。外间的伴郎、亲戚、负责婚礼事项的员工一齐拥围上来，将她隔在了一边。她就静静站在那里，看着众人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他，渐渐走得远了。

第二日，各大报刊都登出了花絮——灰姑娘嫁入豪门。最瞩目的自然是豪华的婚礼。媒体这种轰动的盛况并没有影响到一对新人，他们一大早就搭飞机去欧洲度蜜月了。

洛美是言少梓的首席秘书，又是洛衣的姐姐，所以这场婚礼中她是事必躬亲。而当日晚间，她又负责在室外安排送走来宾，春风临夜冷于秋，只穿了件薄晚礼服的她，让夜风吹了几个钟头，第二天自然发起烧来。她平时身体不错，这次是病来如山倒，连着打了几日的点滴，才渐渐复原。病过的人自然有些恹恹的，她只得在家休养了好几天。

原本是在公室里忙碌惯了的，一下子松懈下来她倒有些闷。吃过了午饭，外头又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了，她在家里翻了翻几部旧书，觉得更无聊了，终于忍不住拿了手袋走出家门。

站在大街上让带着雨气的寒风一吹，她突然发觉自己无处可去。平日言少梓是常欣企业里有名的工作狂，她的二十四小时似乎永远都不够用，永远都有突发的状况，以及处理不完的杂事。

现在她才发现自己除了工作再没有其他爱好，除了同事就没有朋友。站在灰蒙蒙的街头，她茫然不知何去何从，呆呆地看了半天车流，不知为何想起来，可以去永平南路的公寓里看看，于是伸手拦了计程车。

永平南路的那套公寓在七楼，大厦里是华美的仿古电梯。本来吃了感冒药，人就有些精神恍惚。进了电梯，拉上镂花的仿古铁栅，电梯里就她一个人，她就靠在那铁栅上怔怔出着神。电梯缓缓升着，电梯内幽幽一盏淡蓝色的灯，照着那铁栅的影子映在雪白的墙上，一格一格缓慢地向上爬升着，她的太阳穴也缓缓牵起疼痛。这种感冒的后遗症纠缠她几天了，她按着额头，只想着过会儿记得要去买一瓶外用的药油。

电梯铃响了一声，七楼到了。她一个人站在走廊上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墙壁上的壁纸花纹泛着幽暗的银光，不知为何孤独感涌上来，周围的空气都是冷的，走廊的尽头是扇窗子，一缕风回旋吹进来，扑在身上令人发寒。

她走到B座前，用钥匙打开门。因为阴天，光线很暗，窗子忘记关上，一室的潇潇雨气，夹着微微呛人的灰尘泥土气，突然叫她想起尘土飞扬的工地。

过去她常常陪言少梓去看营建中的工地，二十层或是三十层的高楼上，正在建筑，四处都是混乱的钢筋水泥，烈日当空，晒得人一身汗，安全盔扣在头上，闷得额上的汗顺着帽扣往下濡湿。身旁刚浇筑的新鲜混凝土，便发出那种微微呛人的灰尘泥土湿气。

她缓缓回过神来，先开了灯，换上玄关处的拖鞋，客厅一侧的鱼池里，几尾锦鲤仍自由自在地游着，池沿的暗灯映得水幽幽如碧。她走进厨房去取了鱼食来，一扔下去，鱼抢食溅起水花来。好几天没有人来，这鱼可真饿坏了。

喂好了鱼，随手将鱼食搁在了茶几上，茶几上另一样亮晶晶的东西吸引了她的视线。是言少梓那只S.T.Dupont的打火机，泛着幽暗的金属银光，烟灰缸上还架着半支未燃尽的烟，仿佛犹有余烬。

她蓦地想起来那天晚上，言少梓就坐在茶几前的沙发上，按燃打火机，看着那簇幽蓝的小火苗，又让它熄掉，再按燃，又熄掉……

最后，他抬起头来说：“我要和洛衣结婚。”

当时自己在想什么呢？她恍恍惚惚地努力回想，却实在有些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当时自己只问了一句：“你爱她吗？”

“我想，是爱的吧。”言少梓慢吞吞地说，让她没来由地有突然微微的眩晕感，她知道这只是一些不悦罢了，她与他有极亲密的公私关系，在这两个方面，她都是他不可少的拍档。但，仅止于拍档。拍档与情人是完全不同的，她与他都心知肚明这一点。

她说了些什么，印象里并不记得有什么重要的话。只记得长久的缄默之后，他和往常一样问她：“今天是在这里过夜，还是回家去？”

她神色如常地对他说：“我还是回去，有份报告明天开会